

大漠魔城

方洪友

上海文艺出版社

魔城——魔力无穷的地方

古尔邦节上魔影憧憧

美元使僵死的蛇复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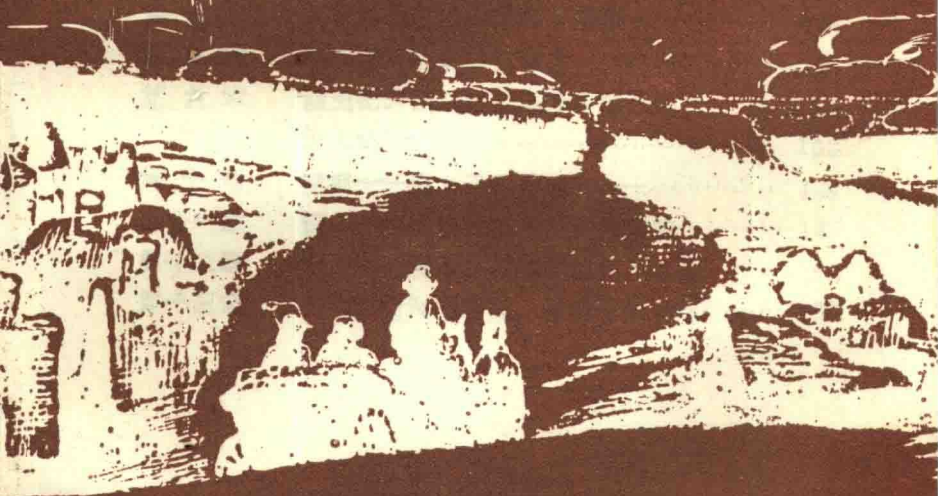
秘密没有带进棺材

阴谋中的爱情



72
Y

大漠魔城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张贺琴

封面设计：王志伟

大 演 魔 城

方 洪 友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375 字数 130,000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册

ISBN 7-5321-0503-2/I·408 定价：2.35 元

目 录

第 一 章	骆驼队消失在塔克拉玛干沙漠·····	1
第 二 章	秘密没有带进棺材·····	9
第 三 章	《月球上的婚礼》先遣队·····	20
第 四 章	古尔邦节上魔影憧憧·····	33
第 五 章	那秘语不会是“海市蜃楼”吧·····	44
第 六 章	美元使僵死的蛇复苏·····	57
第 七 章	再好的录音机也录不了图像·····	74
第 八 章	非正常死亡的正常宣布·····	93
第 九 章	魔鬼把天使从阿尔卑斯山麓召到 天山脚下·····	108
第 十 章	魔城——魔力无穷的地方·····	129
第十一章	惊心动魄的戏往往听不到锣鼓响·····	147
第十二章	阴谋中的爱情必然充满恐怖与血腥·····	164
第十三章	收网时鱼蹦得最凶，景象也最壮观·····	182

第一章

骆驼队消失在塔克拉玛干沙漠

1949年9月25日，国民党新疆驻军总司令陶峙岳率部起义。新疆和平解放。一些上层反动分子蓄意制造分裂，策动叛乱，由南疆逃往国外，沿途大肆抢掠，残部四处流窜。

其中一支骑兵洗劫了伯孜克里克古代石窟之后，一路逃奔进入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只剩下旅长彭剑夫、连副吴绍辉和几个士兵。他们终于在大戈壁中迷了路……

人和马都已经疲惫不堪了，特别是那匹伊犁壮马，由于两天没有进草料，加上枪支、饮水罐，还有两个大铁箱子都压在它身上，已经快趴下了，蹄子每抬一步，都要使出全身力气，而那两个箱子的棱角把它的皮磨得鲜血淋漓。

人比牲畜的忍耐力要差，早被连日饥渴、烈日熏蒸和沙漠热风折磨得昏昏然了。而沙漠，无边无际，好象永远没有尽头。他们全凭着一盘指南针，抱着侥幸心理，一步一步向前……

不知这是什么地方，不知还有多少路程，眼看着水和食物已快用尽，牲口举步艰难，人更有气无力，马背上的东西，除了那两个大铁箱子，全都扔掉了。这伙散兵游勇渐渐丧失了信心。

就在这时，远远的沙包后面移出几个小黑点子，小黑

点子渐渐变大，缓缓地向这边走来。

“骆驼队！”上尉连副吴绍辉首先从望远镜中看清了那几个黑影子。

少校旅长彭剑夫在马上抬起沉重的头，嘟囔了一句：
“我们有救了……”

过来的真的是沙漠之舟——骆驼，一共三峰，前面两个上面驮着货物，后面一个上面骑着一个人。骆驼上驮的不知什么东西，鼓鼓囊囊，摇摇晃晃；骑骆驼的好像是哈萨克人，穿着一件袍子。

彭旅长吩咐人马向骆驼队迎去。这队骑兵挣扎着用尽最后的力气，慢慢地走向骆驼队。

那骆驼客显然是大沙漠的主人，竟骑在骆驼上悠闲自得地边走边唱。彭剑夫熟悉他唱的歌，那是在荒漠地区小客栈常听到的。

“哪里来的骆驼客呀？
沙里红玛，哎哎哎！
哪里来的骆驼客呀？
沙里红玛，哎哎哎！
骆驼驮的啥东西呀？
沙里红玛，哎哎哎……”

骆驼客也发现了骑兵，不禁一愣，停住了，骑在驼背上，一动不敢动。

吴绍辉远远地问：“老乡！这是什么地方？”

骆驼客没有回答，大概他不懂汉语。

彭剑夫吩咐下马。人们费力地从马背上滑下来，那几匹马释去重负，顿时趴下来，鼻孔呼着气，在沙石上再也动弹不得了。

“老乡！这是什么地方？再往前是哪里？”彭剑夫走到骆驼客面前，大声地问。

骆驼客见是大兵，慌忙翻下驼背，可是眼神直愣愣地望着，一言未发。

吴绍辉有点发急，直问：“前边是什么地方？往洪其拉甫山口怎么走？”边说边用手指着。

骆驼客注意地听，可是眨巴着眼睛，不住摇头。

“前边，什么地方？懂吗？洪其拉甫山口！我们要去洪其拉甫山口。懂不懂？”彭剑夫边问边用手比划。

骆驼客点点头，咕咕噜噜地说着，大概是哈萨克话，他们一句也听不懂。

“前边！路！……什么地方！……洪其拉甫山口！”彭剑夫一字一句地慢慢向他求教。

哈萨克人说了一串话，最后冒出了一句生硬的汉语：“……魔城！”用以回答彭剑夫手指的方向。

魔城！这队骑兵听了都不觉露出惊恐之色。

他们都听说过这个地名，那是一个神秘的、无人敢靠近的沙漠中的禁地。传说中，魔城恐怖莫测，气候变化多端，人进去就出不来，鸟和牲畜都不能靠近，是妖魔鬼怪出没的地方。

“洪其拉甫山口呢？洪其拉甫山口！”吴绍辉又往远处指。

骆驼客点点头：“洪其拉甫！”用手指点着，“这里

……那里，魔城……”然后往更远的地方一指，“洪其拉甫。”

骑兵们明白了，要经过魔城！

彭剑夫微微向骆驼客鞠了一躬，致谢。

骆驼客回了礼，转身走向他的骆驼。可是就在他爬向驼背的时候，彭剑夫掏出手枪，对他的后脑瓜开了一枪。

枪声在广袤无边的沙漠上显得特别清脆，也因万籁俱寂，这一声马上消失了，很快也就象是什么也没发生，如同一滴水被沙子吸收了。

上尉吴绍辉怔了一下，看一眼他的上司，立刻指挥那几个士兵去卸那两峰骆驼上的东西。其实，只是一些食物与牧民的用品，有奶酪、茶砖、囊饼、盐巴和水。

骑兵们饥饿不堪，翻出囊饼来，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抢着把水喝去了一大半。

“留一点！”彭剑夫清醒过来，向士兵喝道。

他命令士兵将食物和水收藏好，重新装上骆驼。再看他们的马已经死了一匹，没死的也站立不起来了。

彭剑夫仰天望着呆呆的烈日，和吴绍辉商量几句，决定舍弃马匹，换乘骆驼。

他们把马上的东西卸下来，装上一峰骆驼，另两峰留着骑人。望着躺在沙中的几匹马，彭剑夫指示士兵把马杀死，将马血放出灌到一只骆驼客的空皮囊里。

彭剑夫和吴绍辉分别骑上了骆驼；三个士兵徒步牵着骆驼行走。

一支新的骆驼队在漫无目标的沙漠中又继续地行进。

三个士兵虽然体内补充了食物和水，有了一些精神，

可是半天走下来，又萎靡不振了，不时拿白眼看着骑在驼峰上的长官，流露出不满和忿忿之色，但却敢怒不敢言，牵着骆驼一步一步向前挨去。沙漠之舟由于长时间没有草吃，如无风的船，行动渐渐缓慢下来。

又走了一段；有一个士兵倒下了，任怎么吆喝、命令，也不动弹，奄奄一息躺在沙漠上，只等着死。那两个一见同伴这副样子，也不肯走了。彭剑夫和吴绍辉一会儿厉声命令，一会儿好言相劝，许下一大堆诺言，可是士兵仍不动。

最后彭剑夫不得不同意让那两个士兵合骑那匹载东西的骆驼。两个士兵急忙从驼背上往下扔东西，抢着往上爬。

“下来！”彭剑夫怒喝，“把箱子抬到我的骆驼上！”

两个士兵只得停住，赶快把两个铁箱子搬到旅长的座峰前。

骆驼队又继续向前。两个士兵在先，少校居中，吴绍辉在最后。

天渐渐暗下来，沙漠上忽然刮起了飓风。黄沙漫天飞，打着人的脸，使人睁不开眼，天空是棕褐色，整个沙漠象是被搅动起来，成了海洋，人与骆驼好象要被狂风怒涛吞没。

他们顶着风沙，佝偻着身子，任骆驼艰难地往前跋涉。

又走了一程，彭剑夫睁眼一看，不禁又惊又喜：前面出现一副阴森森、黑黝黝、奇形怪状、参差不齐、似城堡又似山峰的景象。

“看！”他喊出声来。

几个人一齐朝前望去，不约而同叫起来：“魔城？！”

人们身上的汗毛全竖了起来，凭着听来的传说，想象着眼前的这个境地，勒住骆驼不敢靠近。

沙漠上的人都知这一带有一个魔城。

相传两千年前这里曾有一座西域人的古城堡。那时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还没有现在这么大。城堡周围是牧场和农田。后来不知道是战争，还是灾荒、瘟疫、或是其他原因，一下子城堡成了荒无人烟的废墟。从此牛羊不到这儿吃草，过往行人绕道而走。暴风不断切割着这座废弃的城堡，把它摧残得象一群面目狰狞的怪兽，孤零零地兀立在不垠的沙漠之中。一两千年来，它成了一种恐怖、神奇的象征，流传在民间，印在西陲人民的脑海里。

彭剑夫是甘肃天水人，早年追随马步芳，在马步芳的手下当一名骑兵。后来因饮酒闹事，杀了人，才西逃伊犁。在他的戎马生涯中，不止一次听到过关于魔城的传说。想不到今天命运把他带到了这个鬼地方。

吴绍辉虽是汉族，但一直居住在迪化^{*}，从小就从老人那里听说过魔城的故事。他今天向着魔城走去时，暗暗相信这是上苍的安排，不住地默默祈祷，希望能不致把自己的尸骨留在这里。

现在，这个恐怖的地方就在眼前，它象一座座高矮不齐的山峰，立在他们面前，象一个个张牙舞爪的精灵挡着他们的去路。在昏黑的天空下，山峰、精灵，成为黑色的剪影，显得更加可怕。狂风从这群奇形怪状之物中间吹过，发出“嘶嘶”的尖叫。

* 迪化，今乌鲁木齐。

他们望着眼前的怪异景象，不禁毛骨悚然，而在这一片毫无遮拦的沙原上，还只有这个魔城可以藏身，也许在废墟的土墙下还可以避避风，不然，他们这夜非被狂风吹走，被黄沙掩埋了不可。

骆驼队顶着风沙，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决定到魔城过夜。

他们牵着骆驼走进阴森可怕的废墟。在一个稍避风，墙基还算牢固的角落里休息。囫囵吞下一点食物，喝点水便蜷缩着睡去。几个人又累又怕，一动也不敢动。任狂风象狼一样在身边嚎叫，任黄沙一层一层盖了满身。

第二天，彭剑夫醒来，费了好大力气，才拨开身上的沙子，挣扎着爬起来，发现那两个士兵已经死去了，黄沙灌了他们一鼻子一嘴，其状惨不忍睹。他慌忙唤吴绍辉。吴绍辉发着高烧浑身不住瑟瑟颤抖。

现在只有他们两人，各骑一匹骆驼，牵着另一匹驮着铁箱子的骆驼离开魔城，继续往前赶路了。

风停了。烈日又升起。沙漠又发烫，走在沙上象是掉进了火坑。骆驼也有气无力了。

他们不住地看指南针，一直往南。

可是没有走出多远，吴绍辉连人带骆驼一起栽倒在沙漠上。彭剑夫连喊几声，不见回应，慌忙爬下骆驼，过来一看，吴绍辉已经奄奄一息，而那匹骆驼由于连日劳累已经倒毙了。

“走呀！起来走！不然只有死在这里！”彭剑夫大声向他的下级命令。

可是吴绍辉只摇了摇头，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

彭剑夫望着他，转身离开，走向自己的骆驼。离开前惋惜地对吴绍辉叹口气，说：“兄弟，对不住了。”

“把铁箱……留下一只。”吴绍辉抬起手臂指了指。

彭剑夫怔了一下，打鼻子里哼了一声，没有理他，走了。

他爬上自己的骆驼，牵着驮了箱子的那匹骆驼，只身一人逃命。

然而，没有等他走出多远，身后射来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左臂、打穿了他的骆驼的脑袋。他滚下驼背，回首望去。吴绍辉用最后的一点力气开枪把他的上司打下骆驼，狞笑一声，再也无力开第二枪了。

彭剑夫狠狠地用维吾尔族骂人口语骂了一声：“郎斯格！”

他本想回敬吴绍辉一枪。可是他舍不得浪费一颗子弹，而且远远地似乎看到有黄沙腾起，大概有一队人马正在往这儿来，不知是自己人，还是解放军。他不敢久留，拖着受伤的手臂，向那匹驮着箱子的骆驼爬去……

第二章

秘密没有带进棺材

在香港九龙荔枝角桥底，有一家“天水美容院”。是一个三层旧式小楼，楼底是做生意的地方，楼上住人。美容院不大，店内雇了两名师傅，都是新加坡人。在豪华的香港，这算不上高档美容院，但由于这一带人口稠密，小店生意也还过得去。

店主人叫彭荻。今年已经三十出头，虽然谈不上如何风姿绰约，但由于修饰和保养得不错，也还有动人之处。目前她还是位独身女人。虽然有不少提婚的，求爱的，她自己也交了不少男士，也常常出去赴宴会、酒会，出入舞厅、夜总会，与男朋友“拍拖”^{*}，在豪华旅馆留宿，但她就是没有正式结婚。她对婚姻有自己的看法，认为男人都靠不住。她要趁着年轻时候，拚命挣一笔钱，然后寻一个合适的男人，安个稳定的家，度过后半生。当然，这并不妨碍她青春时期的寻欢作乐。但她不过分，也有分寸。只是眼看快进入“半老徐娘”状况，不免有点心焦。她的父亲，也一再催她。可是拚了十来年，自己的资产情况仍不殷厚，而且，合适的男人又不多见。有时对原先的初衷，几乎要丧失信心，也想到不如嫁一个老年富翁，找个靠

* 拍拖，粤语：相伴而行。

山，享受那种“笼中金丝鸟”的生活，可是她又不甘心。

前不久，她在浅水湾浴场结识了一位来港旅游的瑞士画家，叫西格尔。他们很谈得来。而且西格尔为人很忠厚，他也希望过一种安定的生活，潜心作画。但是西格尔很穷。他和母亲一直住南部的阿尔卑斯山麓自己的一座田园式的木结构房子里。可是没有任何财产，只靠卖画的微薄收入维生。

西格尔的为人和他在瑞士的家，对彭芑有很大的吸引力。她想，如果自己能够有一笔可观的财产，存到瑞士银行里，那她就很愿意和西格尔结为终身伴侣，陪他去世界各地周游，陪他作画，——她自己对美术也很爱好，——累了同到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小木屋里，安安静静地过日子。这是一幅田园风景画，这是一曲悠闲的牧歌。特别是西格尔早年曾喜爱中国语言，打算将来当汉学家，后来虽然没当成，但他的汉语基础和对中国语言文学的兴趣，是一般西方人所没有的，这点正合彭芑的意！可是这都是幻想，因为无论是她，还是西格尔，目前，都没有多少经济实力。

为了这个理想，她曾想关掉美容院去经营别的生意，可是在九龙这块地盘上，一个孤独无援的女人，谈何容易！她不禁羡慕起那些富翁的女儿来，她们没有任何能力，甚至容貌平平，可是仗着遗产或是父兄，过得象公主一样。

而她呢，她的年老的父亲，已近垂暮之年，生着病，常年在美容院的三楼的卧室里，足不出户，一直要她料理。想到这点，她更加惆怅。

她的父亲彭剑夫，32年前随着涌入香港的洪流来到九龙，身无分文，孑然一身，潦倒不堪。先是给人打工，

后来自己做小买卖。苦苦挣扎一年才积点钱，辗转把她和母亲从天水接来香港。现在母亲已经去世，她和年迈多病的父亲相依为命。

初到香港的时候，彭剑夫还是个充满活力有雄心壮志的人。军人是当不成了，他也早已厌倦了东奔西颠的战争生活；他想干一番事业，也以为能够干出一番事业。

他人不算不聪明。长得敦敦实实，有一个坚毅的下巴和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给人的印象不错。如今放下了屠刀，在香港这块鱼龙混杂、五花八门的土地上，也还引人注目。而且，他常声称，拥有一笔数目可观的财富，只是目前不在自己手边。他性格耿直，为人处事有个倔脾气。军界的同事，早已七零八落，不知去向。他在这里交了一些新朋友。多数是从大陆流出来的。他想从此弃军从商。可是由于他毕竟当了一辈子兵，不通经营业务，交的又多是穷朋友，手头无实在资本，所以只能做点临时性的活计。三两年下来，毫无改观，连小买卖也做不下去了。不得不让刚刚成人的女儿辍学去写字楼打工。

随着年岁渐老，脾气也变得古怪、暴躁，加上妻子病逝，越发孤独、灰颓。曾有的雄心抱负，早已灰飞烟灭，那所谓价值连城的财富也只是冥冥之中的幻觉，永远不曾见到。

女儿彭芑倒是个有志气的女孩子，一个人在世面上闯荡，居然混得不错，积了一些钱，在他的小店地基上，自己盖了一座三层小楼，开了一个美容院。从此，老人住到了楼上，无事不下楼，过着茕茕孑立的日子，几乎与外界断绝了一切来往。除了想想他的前半生，想到前半生就免不了要想到他那未能到手的宝物，想到那可怕的沙漠中的

魔城，想到他九死一生，侥幸活着逃到香港的经历；此外，就是想想女儿的归宿；想到这点不免惆怅，女儿好象从来不和他谈自己的婚姻大事，偶尔上来问问衣食疾病，常常好几天不见她的身影。他也不去多问，他变得麻木不仁了。

春天，他得了一场大病，身子羸弱不堪；他知道自己不行了，坚持不去医院，静静地躺在床上，连眼睛也不睁。他快要死了。

一天，在女儿上楼来看他的时候，他把女儿叫到自己床边坐下。

“我……有点事要跟你说。”他无力地望着女儿，只有那双深陷下去的眼睛还有点光亮，说明人还活着。

彭芑吃了一惊，望着父亲僵直的身子，心里有点害怕：“爸爸……什么事？”

“爸爸前半生，戎马倥偬，也算出过风头。可是后来……身陷异乡，碌碌无为，潦倒穷困。……我没能给你造什么福，也没能给你留下任何家产。”老人丝丝地喘着气，不急不慢地说道。

彭芑更加不安：“爸爸，别说这些。”

“爸爸本可以发上一笔财的。”彭剑夫的眼睛亮了一下，停顿了一会，继续说：“可惜啊……”

彭芑小时听爸爸对妈妈说过什么“家产”的事，可是连影儿也没有，早已忘却了；今天见爸爸又提起，认为这是垂死的人的梦幻，便打断他：“爸爸，别瞎想了！”

“不，不是瞎想，是真的。”老人坚持说。

他让女儿靠近一点。彭芑更加觉得害怕，象是和一个

僵尸在对话。此刻她希望老人快点断气，否则、她心理上承受不了这种局面。可是老人坚持要她听，于是她从一个垂危的老人口中，从他那一丝一丝的叙述里，听到了一个离奇惊险的故事，初次知道了在祖国大西北，广漠的戈壁滩上有一个传奇般的、神秘的魔域，以及当年在那儿发生的似梦非梦、象神话一样的事情……

“这么说，那两只箱子，留在沙漠里？”听毕，彭芄问。

“是的，在离魔城不远的地方，我把它埋了。”老人肯定地说。

“还不早成一堆烂铁了！”女儿叹口气，心中好笑。

“不！”老人费力地挤出一个声音，“在沙漠里不会！”

女儿瞪大眼睛，不敢再说不相信了。

于是老头儿闭上眼睛，用微弱的声音一句一句重复着：“在那儿……在那儿……两个铁箱……铁箱子……”

彭剑夫次日就断气了。

彭芄很简单地替父亲办了丧事，甚至都没在报上发一个讣告。她的天水美容院照常开张。

一天早晨，她精心把自己打扮一番，出门乘了6 B线巴士，直达竹园下车。她在二十六层大厦的第十二层找到了东方影业公司的一间写字楼。

“我要见翟强生先生。”她向一位秘书模样的年轻女郎提出。

女郎打量她一眼：“请问小姐是……”